

小暑:万物有荣,化伏为安

□胡志英(湖南)

转眼间,一年已过去一半。7月6日,将迎来小暑节气。小暑,意味着开始进入伏天,是一年中最潮湿、最闷热的时段。

小暑三候:“一候温风至;二候蟋蟀居宇;三候鹰始鸷。”小暑时节,大地热浪滚滚。《诗经·七月》中描述蟋蟀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,八月即农历六月,由于炎热,蟋蟀离开了田野,到庭院的墙角下以避暑热;老鹰因地面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。对于大自然的轮回变迁,动物比人类敏感得多。

“小暑大暑,上蒸下煮”。古人把每年最热的一段时间称为“三伏”。自夏至日起的第3个庚日进入初伏,第4个庚日进入中伏,立秋日起的第1个庚日进入末伏。一伏为10天,“三伏”共30天,但在有些年份,夏至与立秋之间可能出现5个庚日,这时中伏就变成了20天。

“伏”乃伏藏之意,《汉书·郊祀志》中有注云:“伏者,谓阴气将起,迫于残阳而未得升。故为藏伏,因名伏日。”“伏”意味着炽热中暗藏阴气,是一种比较危险的气候,人们当少外出,以免中暑。

“六月不热,五谷不结”,农作物分秒必争,尽力生长。“绿树阴浓夏日长”,夏季,天地仁慈,让动植物们可以借着这样的热,浩浩荡荡地生长、繁盛。万物蓬勃,恣意舒展,张扬着生命的力量和美。待秋冬肃杀之气降临,大地将一片萧索。

蝉鸣是夏天的标配。不要嫌它嘈耳,它必须在土里待上几年甚至十几年,经历很多次蜕壳,成为成虫,才能在盛夏茂密的林间纵情高歌,享受两个月的美好时光。

虽然短暂,上苍用最炽热的阳光、最繁荣的景象,补偿蝉在土里经受的磨难。雄蝉呼唤雌蝉,完成交配后,蝉的使命就完成了,它的生命也结束了。

对于人类,夏天也是慷慨的。昼长夜短,一天仿佛延长了好几个小时;各种蔬菜、水果,夏天的美食太多了。

西瓜,自然是夏日的标志性水果。一个圆滚滚的花皮瓜,一刀切成两半,拿一把勺子,边吃边看小说,最是惬意。每一次大快朵颐,都是清凉而甜蜜的馈赠。

桃也在此时成熟,我爱吃水蜜桃、黄桃、鹰嘴桃,成熟得恰到好处的桃软而不烂,剥去那一层轻衣,带着蜜意的汁水顺着指尖往下淌,轻轻一吮,软溶细密的果肉便释放清甜,随着咀嚼,不断地涌现如泉水般的甘冽汁水,甜而不腻,吃罢,口齿留香。

荔枝是夏天最俏丽的存在。“香气清远,色泽鲜艳,壳薄而平,瓢厚而莹,膜如桃花红,核如丁香母,剥之凝如水精,食之消如绛雪。”每天晚饭后散步,我会顺便带一袋荔枝回家,一边追剧,一边吃荔枝,两三斤不知不觉就下肚了。荔枝吃多了容易上火,喝一杯淡盐水,可清咽消炎。

当一切欢愉如约而至,再惆怅的日子也能变得香甜一些。

江南的栀子花、白兰花与茉莉花进入盛花期,这三种花被称为“夏日三白”,是属于小暑的花。旧时,卖花的阿婆将它们一并摆在篮子里,搭上一块毛巾,走街串巷一路叫卖。苏州的卖花姑娘喜欢编一个一寸长的麦草小灯笼,将茉莉花摆在里面,或是制成小花篮,女孩子们摆在蚊帐

中,枕席生香、氤氲伴梦。

如今,街上车水马龙,不见了卖花姑娘。幸好,我养了一盆茉莉,每天清晨吐露洁白芬芳,令我一天都神清气爽。

小暑,江南出梅入伏,正好把家里的被褥、衣物放到阳光下晾晒,称为“晒伏”或“晒霉”。各地寺院亦有晒经的习俗。传说,当年唐僧从西天取经回来,不慎将经书掉入江中浸湿,便是在农历六月六日晒干的,寺院便以此日为“晒经日”。

小暑后面是大暑,夏日还长着呢。我不着急,每天晒一些,直到所有被褥、衣服、鞋子都蓄满阳光。到阴冷的冬季,晚上躺在床上,被褥间有久违的阳光的味道,让人想起明晃晃的夏季,温暖入眠。

曾经,每到夏日,我以冷饮为生。年轻时,因为爱情,因为指点江山的豪情,因为五彩斑斓的梦想,体内仿佛有着烧不完的熊熊火焰,应和着夏日骄阳,只有喝下一杯又一杯冰镇饮料,才能让人稍安勿躁。

而今年过半百,即使在最热的暑日,亦不敢吃冰,怕伤了脾胃。宅家,熬一锅绿豆粥,或者用养生壶煮一壶凉茶,偶尔兴起,来一碗银耳莲子羹,足够我消磨一个悠长的夏日。

心静自然凉,不必外出寻僻静地,就在家,凉席一躺,凉风一吹,万事不想,酣然睡上一大觉,那是只有夏天才有的畅快和肆意。

吃新米,剥莲子,去海边冲浪……对于夏天的向往和珍重,从来不曾改变。

风起于青萍之末,莲动于水塘之上。夏天的种种美好,种种回忆,藏在日子的每个细节里。



树上的鸟儿成双对

□张天红(四川)

正月初一晚十一点多,我的电话铃声急促响起,是姐姐打过来的:你姐夫病很重了,不知熬得过去不?

赶到姐姐家,见她双眼通红,面色憔悴,语无伦次地叨絮着:“昨天团年饭吃得很少”“今天早上只吃了两个汤圆”“水也不喝,话也说不出”……姐夫睡在床上,蜷缩着,对我们的呼喊只轻轻地抬了抬眼皮。

我们在客厅商议,明天一早将姐夫送回农村老家,该准备的东西抓紧准备。

深夜的街道尽显萧瑟,寒风凄冷无比。这晚姐姐的呢喃,姐夫只静静地听着,没法回应,哪怕是一言半语。

初二,我们把姐夫送回乡下老家。他躺在床上,眼睛睁得大大的,左右转动。姐姐满心喜悦,絮絮叨叨:回到家很高兴吧,看你精神得,今后我们就在老家生活,你还要陪我唱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”……

“他不得这么快走”,姐姐向我们吼道,不许我们准备姐夫后事所需的一切。

姐夫到底没能撑过去,在初三清晨走了。亲戚朋友前来吊唁,谈论姐夫一生宅心仁厚、忠厚诚实、善以待人,然其幼时颠沛、中年残疾、晚年瘫痪,他是不幸的。而

患病的12年间,他得到姐姐无微不至的照顾,又是幸福的。

姐姐20岁那年,经媒人介绍与姐夫相识。姐夫高大帅气,勤快忠厚,姐姐娇小漂亮,泼辣能干,他们按照农村风俗订婚、恋爱、结婚。婚后两人勤俭持家,孝敬老人,教育子女,是当时远近闻名的“万元户”。姐夫经常调侃说,与你姐是1元2角钱的缘分,姐姐嘴角上翘:“是啊,你姐夫1元2角钱就‘哄骗’了我一辈子。”

原来,“1元2角钱”是他们办结婚证所花的费用。家人、邻居见证了姐姐和姐夫的相濡以沫,姐姐不离不弃照顾瘫痪姐夫的事迹更是在周边传为佳话。

2012年2月的一天,姐夫坐在长条凳子上突然向一侧倒下去,昏迷不醒,紧急送往医院诊断为脑溢血。姐姐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嚎啕大哭一场,甩甩头,擦干眼泪,然后回到姐夫的病床前,白天黑夜,擦洗身子、按摩、端屎倒尿,一直在医院待了三个月。

姐夫好转出院,回到老家。姐姐既要照顾姐夫又要做农活,连走路都是小跑。最初的几年,左边边偏瘫的姐夫还能拄着

拐棍,拖着一只脚,坐在屋檐下,看往来的村民上坡、收工。看姐姐忙碌回家,姐夫曾经拙笨的嘴也变得甜起来:你辛苦了,你所受的苦会换来千万倍的福气……

夜晚,乡村的风轻轻吹着,小院的灯温暖柔和。晚风中,姐姐跟姐夫商量家里的大事小情,聊聊家长里短。姐夫也顺着姐姐发表一下意见:“李家要讨儿媳了,应该去随个礼”“今天电视里重播《渴望》,刘慧芳和你很像,善良”。“今晚要播放新剧《伪装者》,你放下手中的活儿,我们一起追剧”……

2019年,姐夫再次脑梗,病情加重。在外务工的侄儿将姐夫接到太竹县城养病。落日余晖中,东湖边、广场上、小区里,每天都能见到姐姐矮小的身影,推着坐着轮椅的姐夫,周边的人都认识她。“姐,又推老头子出来散步呀。”“你家老头子,看着精神多了。”

2022年底,姐夫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,大小便失禁。经常是姐姐把他推进洗手间全身洗过,换上干净的衣裳推到客厅,“你坐一会,我把衣服洗了就推你出门去。”衣服还没洗完,姐夫又拉了一身,几个小时的劳作又是白费。刺鼻的味道充斥房间,姐姐无奈地摇摇头,抹一把眼泪,戴上口罩又重新洗换,每天这样轮番重复着。把一个一百多斤的大男人从床上搬上轮椅、弄进厕所、清洗换衣等,没有几个小时是出不了门的。一轮一轮打仗似地忙碌,让姐姐的衣服长期泡在汗水里。

刷姐姐的抖音号,有很多他们的小日子记录:“剃发技术越来越好”,姐姐笑嘻嘻地对姐夫说我是你的“专属理发师”“专属修脚妹”“专属大厨”;姐姐举着玉米棒子作话筒表演的女声独唱、脱口秀,逗得姐夫哈哈大笑;姐姐在郊外种的蔬菜绿色新鲜,姐夫吃得津津有味;他们拍的合唱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”,姐夫沙哑着嗓子“绿水青山带笑颜”,充满丝丝柔情……

3月6日,是姐夫72岁生日,姐姐到姐夫的坟前,轻声话语:你在那边没得病痛,一定要过好哦。过不了多少年,我也要来啦!

姐姐花白的头发,一任料峭春风撩动飞乱。

阅读副刊精品,请扫描二维码,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